

我心中的澳门

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
全球华文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心中的澳门

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
全球华文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

澳门基金会
散文海外版杂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中的澳门：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
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 / 龚晓庄等著. - 天津：百花文艺
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06-5526-9

I. ①我… II. ①龚…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396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04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前 言

2009年,是澳门回归十周年,为此,澳门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海外版》杂志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

经主办方邀请,《澳门日报》和澳门笔会协办。

全球各地华人作家、读者踊跃投稿,共收到参赛作品数千件。稿件的质量较之上届又有所提高,内容和题材也更为丰富多彩。表明了散文大赛受到了广大读者和作家的关注。为此,此项大赛今后还会继续举办下去。经过大赛办公室反复、认真地筛选稿件,经过评委会全体委员认真阅读、评议,共评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3篇,优秀奖10篇。

本书即是获奖作品的结集。

我与我心中的澳门

——“我心中的澳门”序

蓦然回首，澳门已经迎来回归祖国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前，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有幸全程参与了澳门特区成立的多项准备工作。那些日子，我是在澳门游子回家急切脚步声、兴奋的呼吸声中度过的。

回归前夕的澳门三岛，时值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但从大三巴到黑沙滩，从拱北口岸到湾仔码头，到处散发出微微的暖意，孕育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冲动。每天工作完毕，无论早晚，我总喜欢叫上秘书从办公的新华社澳门分社大楼，徒步走向坐落在西望洋山腰的新竹苑宿舍，一路上过大街穿小巷，为的是多看看一张张喜形于色、近乎热烈的面孔，耳际还能不时分享一首首熟悉的中国歌曲，不仅澳门同胞放声高唱，土生葡人们甚至澳葡官员也加入合唱。我最喜欢的一首是由闻一多先生作词、李海鹰先生谱曲的《七子之歌》，那饱含期盼的脉脉深情、隐藏忧伤的美妙旋律，经常拨动心弦，冲淡忙碌的压力：“……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那时澳门的经济和治安,在灯红酒绿的外表下真所谓千疮百孔,留给即将成立的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 24.5 亿澳门元(接近当时汇率同样数目的人民币),连堂堂皇皇的澳督府里挂了几百年的系列名画一夜之间也全变成了赝品。回归之初的澳门就像一个在外漂泊许久的流浪儿,带着严重营养不良扑进祖国母亲的怀抱。其时,亚洲金融风暴正烈,澳门这样一盘家底不禁令很多人扼腕忧虑。

对澳门回归后的前途,我始终充满信心。祖国母亲伸出了温暖而坚强的双臂,给予了澳门无私的关爱和支持。首任、连任行政长官何厚铨先生带领 40 万澳门同胞励精更始,安土乐业,一改回归前 GDP 连续 4 年的负增长,掉过头来以平均每年 14% 左右的速度扶摇直上,尽管禽流感、“非典”、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接二连三,十年的财政储备竟达到了 574.3 亿澳门元,并且依照国家的十一五规划逐步实现以旅游业为龙头、适度多元化的科学发展,开创出三百多年未曾有过的蓬勃局面。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亲临澳门,指出:“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央政府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同样也是香港、澳门两

个特别行政区政府面临的崭新课题。”十年来澳门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证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回答好这个课题。

十年澳门一直在我心中,从珠澳跨境工业区的设立到莲花口岸开通完善,从“9+2”省区经济合作到 CEPA、自由行,从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到东亚运动会成功举行,还有小到输送抗“非典”医药、稳定面粉等物价,大到调研经济脉搏、关注社会动态……我都有幸尽一份绵力于其中,有幸见证了这片不到 30 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甚至震撼。每到澳门,我总要沿着半岛的南湾大马路或孙逸仙大马路走走,再从西湾大桥上跨海,到氹仔、路环两岛走一趟,看雨后春笋般的各色建筑,观光塔、立法会、终审法院、驻澳部队军营、新体育场馆,以及高高在上的汉白玉妈祖巨像……有时还坐上公共巴士走马观花,与纯朴、热情的市民们直接接触,所见所闻,真如同捧着一束洒着朝露的鲜花,富有感染力。

如今,我已经离开国务院港澳办岗位,到了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澳门依然在我的心中。当《七子之歌》在我回忆里轻轻地、清晰地响起的时候,已是一页翻过去了的历史。十年前,我在珠海填过两首词,曾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的主席台

上呈请全国政协马万祺副主席指教——“如梦令·走访东澳区有感：山灵水秀沙金，天然东澳好景。平波环绿岛，最与港澳相邻。相邻，相邻，‘一国两制’风行。”“如梦令·迎澳门回归有感：日月辉耀濠镜，世纪更添喜庆。碧波绽宝莲，恰与紫荆相映。相映，相映，一统中华日近！”这一祈愿，十年来既见之于澳门宝莲绽放，又形之于祖国统一大业历史步伐，甚喜甚慰。

澳门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海外版》杂志联合举办的“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已经三届了。十年来，数以万计的名家文友用各种风格，从各种角度记叙了澳门的历史、新生和茁长，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和灼见，篇篇佳作展示出中西交流之城的和谐与真善美，放射出中华民族的时代光芒。大赛活动伴随澳门的新纪元应运而生，三步三个脚印，以致蜚声海内外。衷心祝愿澳门莲花常盛常放，未来的散文集不断呈现绚丽的篇章！

甘以雯主编约我再写一篇序言。以上所感是为代序。

陈佐洱

2009年9月4日于北京

*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目 录

001	我与我心中的澳门	
	——“我心中的澳门”序	陈佐洱
001	骰声灯影背后的澳门	刘登翰
015	到澳门,给灵魂放个假	徐怀谦
024	澳门:静中有动	龚晓庄
036	澳门的心	韩小蕙
048	谁走进了澳门	熊育群
058	澳门,我并不了解你	张守仁

068	清婉之地	徐 剑
083	澳门的月亮	杨 宓
088	散步澳门	赵 玫
099	清晨街头风景 ——写给澳门	苏 北
108	澳门的锣鼓声	刀 弋
115	澳门“学赌”	李清明
121	澳门之缘	龚 刚
129	给里斯本捎个信	卢 岚
136	澳门的冬天	许 淇
143	一梦成真	方在春
149	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 赛获奖名单	
151	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 赛评委会名单	

骰声灯影背后的澳门

□ 刘登翰



质疑一个公式

灯光喧哗着,从海上、桥上,从错落有致,装饰华丽、有如层峦叠嶂的巍巍高楼汹涌而来!夜幕降临的时候,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望去,澳门都宛若浮在海上的一座镶满珠玉的童话谜城。

几年不到澳门,澳门着实变了模样。

朋友带我在夜的澳门闲逛。从路环,到氹仔,马路仿佛变得窄小了,两旁新的建筑却一座更比一座高巍而华丽地向你威逼而来。旧葡京已经徐娘半老,新葡京犹如戴金插银的时尚女郎向你眨着妖冶的媚眼,新的去处是更大规模的“金沙”,和两壁与藻井都复制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壁画的“威尼斯人”,连我们下榻的五星级酒店,也

第三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
获奖作品

001

日夜不停地响着“百家乐”和“输盘赌”的骰子声……

迷失在澳门的街头，灯火从四面八方向你袭来，使你恍然置身于幻境之中。这是在哪里？这就是那座充满迷人欧陆风情和神秘东方情调的宁馨小城澳门？那座伤痕累累的中国南部大陆伸入海上氤氲着妈祖香火的半岛澳门？

朋友的眼中掠过一丝忧郁。我深知这位阅尽澳门沧桑的朋友眼中忧郁的分量。

我是为出席一次学术会议而来的，白天我们高谈阔论，争说着澳门的历史、澳门的文化、澳门的身份和定位……澳门曾经为葡萄牙殖民者占据长达四百余年之久，我知道人们习惯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澳门这四百多年历史——

从东方的梵蒂冈到东方的蒙蒂卡罗。

那意思是：澳门的昨天是一座东来传教士聚集的宗教圣都；澳门的今日则是一个赌场遍布、伴以酒楼和当铺的销金之窟。

然而，对于生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曾经在中西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澳门，仅仅这样一个公式，公平吗？

越过骰声和灯影，我们寻找另一个澳门的存在。

而质疑这一个公式，便成为我们走近澳门的开始。

“MACAU”：西方代名的背后

1553年，当葡萄牙船队进入南中国海，在一角潮流平

缓的大陆突出部弃舟登岸，这些碧眼红须、饱历风波之累的水兵，迎面看到一座香火氤氲的寺庙，顿感一种东方的神秘和温馨。他们找来一个黑发黄肤、麻衣短褐的东方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在惊慌中指着那座寺庙答说：“妈阁。”

于是，“MACAU”这一音译的葡萄牙文，便成为澳门的代名。在西方各种史册、典籍和著作中，流浪了四百多年。

然而此时，澳门编入中国版图，已经一千八百多年了。

澳门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秦始皇统一中国，澳门是绘入版图的南海郡番禺县的一部分。尽管那时，南海郡在中原人的眼中，不过是一片化外之地，澳门更在这片化外之地的边缘。然而澳门的血脉延系，不能不从这遥远的年代算起。

不过澳门真正的定居村落的出现，要迟至13世纪的南宋末年。在此之前，它只是闽粤商船和渔民随季风而来的临时寄泊之地。据稗史所记，南宋末代皇帝瑞宗赵昀率十余万军众泛海南下避难时，曾因台风而临时驻扎在澳门，凭借妈阁山的高峻地形抗御追击的蒙古大军，而后又从这里入海渺亡。这段历史为澳门的正式登场涂上一重神秘的色彩。至明，澳门村落已渐繁盛，望厦、濠镜、南湾一带和今日的灰炉头等地，均有人居住。清代举人赵允清在《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中称赵氏先祖赵彦方原籍浙江，“家自闽宦”，“改官之香山”，卒于任上，其后迁入望厦

村，“遂世居澳地”。这是见诸文字的最早人居澳门的官宦之家或文人之家。如果说，最早进入澳门的闽粤移民，带来的主要是平民的世俗文化，那么到这时，作为中华文化另一精粹层次的士族文化，便也开始植根澳门了。

相传闽人初来时，妈祖化身一老妪，登舟随行，夜驰千里，安抵澳门后即渺身而去。此后闽人往来澳门，舟楫多赖圣母保佑。为感念神灵圣恩，便将妈祖登岸的地方称作“娘妈角”，并在此建妈祖阁，奉祀发祥于福建莆田的海上保佑神林默娘。初名海觉寺，又名正觉禅林，俗称妈祖阁。其半山的弘仁殿，有碑可考，始建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由此可以推见，妈祖阁的初建，当还在此之前，迄今至少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

这里就是后来葡国船队最初登岸澳门所见到的那座香火氤氲的庙宇了。西方人说他们发现了“MACAU”，可是在他们“发现”之前，“MACAU”澳门已经作为中国南方大陆临海的一角，存在十几个世纪，并且已经有了数百年中华文化的薪火承传了。

“上帝”眷顾东方什么？

16世纪是葡萄牙称霸海上的世纪。

当葡萄牙航海家华古士·达·加马率领的船队在15世纪末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他们兴奋地发现，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古老、神秘、博大而富饶的东方，一批批冒险家

便循着他们的脚印,来东方开拓他们的伟大“事业”。

他们来东方寻求什么呢?

达·加马这位揭开西方世界向东方殖民序幕的冒险家毫不掩饰地回答:“我寻求基督徒和香料。”

其实,驱动西方殖民者原欲的,首先是财富;其次才是为了聚敛财富所采取的宗教手段。诚如一位澳门的文化学者所说的:“意识形态的诱惑和经济上的冒险,有共生关系。”

澳门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南中国海的四通八达和中国大陆的广博富饶,燃红了西方冒险家贪婪的眼睛。鉴于明朝政权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戒心,他们的船队只能在南中国大陆的周边:从广东的屯门到福建的月港和浙江的双屿一带逡巡。直到1525年,他们总算买通了广东前山都指挥,将市舶提举司迁往澳门,并允许葡萄牙商船以别国名义进入澳门寄泊和互市,葡萄牙商人这才在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国土地上找到一处贸易的落足点。然而,他们并不满足。1553年,他们托言舟触风涛,水渍贡物,以借地晾晒为名,在重金贿赂下,明目张胆地入踞澳门,并凭借武力,“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开始了澳门至今被殖民占据的四百余年历史。

立足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实现了他们以澳门为基地对欧洲、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垄断,大量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冒险家的口袋。

然而这还只是在中国的边缘。偌大中国市场的诱惑，使他们无法抑制永远不能满足的财富欲望。为了进入中国，他们想到了万能的上帝。

1540年，也即是葡萄牙船队易旗进入澳门不久，葡萄牙国王就呈请罗马教皇派传教士来中国开辟东方教区。1541年，第一个负有到东方开辟教区使命的耶稣会元老沙勿略，便从欧洲出发来到东方。1552年，即葡萄牙人踞澳门的前一年，沙勿略在广东香山县附近的上川岛踏上属于中国的土地，但当年就染病去世，留下他未能进入中国传教的永远的遗憾。

1556年葡萄牙人踞澳门第三年，最早的一座教堂便随之在澳门建成。此后数十年，教堂越修越多，越建越大，澳门成了会聚西方传教士向东方进军的大本营。

“上帝”终于随着殖民者的船队来到东方。

历史的补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澳门

真正进入中国并不容易。

在7世纪的唐代和13世纪的元代，基督教曾经两度传入中国，都未能立住脚跟。其原因种种，主要的大概还是当时中国的儒家文明远高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到了16世纪，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为基督教重新进入中国铺就了阶梯。

有了两次前车之鉴，东来的传教士便格外小心翼翼。

在十五六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都隶附于神学院之中。因此,经过神学院正规训练出来的传教士,往往都是术有专长的饱学之士。但要来中国传教,还必须熟知中国文化,才能进入中国社会的深层和高层。于是,始建于1563年的圣保禄教堂,即今天烧剩一堵高墙的“大三巴牌坊”,便附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圣保禄学院。这是西方教会在东方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其目的是教给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方法。从16世纪以来澳门确实荟萃了一大批日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扬名的各国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法国的金尼阁、葡萄牙的徐日升、比利时的南怀仁等。他们以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雅谈吐,博得文人学子、达官贵胄,乃至当朝皇帝的青睐,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作为西欧列强殖民东方的历史之一部分,基督教传入中国,夹杂着许多宗教以外的并不神圣的目的;但作为传教士个人,他们往往有着令人感动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据说当年利玛窦为了进入中国传教,曾经竭诚在圣保禄学院修习了两年;来到广州后,为了能够进入北京,他甚至宣布脱离自己的国籍,愿做中国子民;而后又剃发去髭,穿上僧袍,俨然一个洋和尚;最后才重新换上儒服,交结官员文士,经过这一番努力,总算进入中国士族政治的核心。

有着这种虔诚的献身精神,他们的业绩当然令人刮目